



晋代官场腐败,崇尚奢华,就在那样的大环境下,也有“出污泥而不染”(周敦颐《爱莲说》)的奇葩——胡威。

胡威(?—280年),字伯武,淮南寿春(今安徽寿县)人。其父胡质(?—250年),“以忠清著称”(《晋书·胡威传》),年少时就与蒋济、朱绩“知名于江淮间”(《三国志·魏书·胡质传》),仕曹魏至荆州刺史。胡威少年就有志节。父亲在荆州当官时,胡威去探望,“家贫,无车马僮仆”(《晋书·胡威传》),于是自己赶着驴前往。下榻驿站之后,胡威亲自喂驴,取火做饭。在父亲那儿住了十几天后,临走的时候,父亲给他一匹绢作为行资。胡威问道:“您向来清高,不知道从哪儿得到这匹绢的?”胡质说:“这是我俸禄里节省下来的,给你做路费。”胡威才接

清慎的情结

□ 周侗男

受告辞。胡质的部下正好请假回家,暗地里先走出百余里,等着胡威一起上路,路上尽心帮助胡威。走了几百里之后,胡威觉察出那人的用意,遂称谢而分道扬镳。后来,胡质得知此事,将其部下杖打一百。父子二人如此清慎,于是名誉著闻。胡威“性沉实内察,不以其节俭物,所在见思”(《三国志·魏书·胡质传》),嘉平二年(250年)去世,家里没有什么财产,只有皇帝所赐衣物和书橱。

后来,胡威入晋为官,武帝司马炎谈及胡质平生,赞其清廉,并向胡威:“你与父亲谁更清廉?”胡

威回答:“我不如父亲。”司马炎问:“那是什么原因?”胡威实话实说:“我父亲清廉唯恐让别人知道,而我却唯恐别人不知道我清廉,所以我不如父亲。”

由此可见,自律已经成为一种道德上的需要,完全不是出于功利目的,这实在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即使胡威,因为在乎自己的名声而保持清慎的行为,也是不容易的。封建社会,所谓清慎是一种个人品行上的修养,因为很少有制度上的约束也几乎没有来自下层的监督,趋于腐败差不多是必然的事情。在那样的一种环境下面能够自律何其困难!人们之所以赞扬清官便缘于此。如今,人民公仆始终在大众审视之下,一般资质也就不难保持自己的清慎了。但在晋代,那是多么难能可贵的情结!

我的家乡在高邮,它位于里下河平原,由于地势低洼,雨水充沛,物产丰盈,自古便是鱼米之乡,尤以双黄鸭蛋最为出名。我出生在高邮的乡下,在我儿时记忆里,乡下的河道四通八达,纵横交织,犹如一张巨大的渔网将成片的田野和村庄网罗其中,田野生机勃勃,一望无际,村庄依河而建,错落有致。乡下房屋特征也都是极其相似的,三间瓦房正屋,中间客厅,两边卧室,正屋的侧边是厨房与厕所,用水泥和红砖砌成的围墙与房屋紧密相连,关出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院子通常会建在角落种几株花或几棵果树,中间栽点葱蒜韭菜,还会养一些鸡鸭,任它们在院子里逛荡。院子的东侧或西侧通常会建一个猪圈,一般也就养一两头猪,养肥了好过年卖钱,或者家里办喜事时宰杀。我记得我家院子前方还挖了一口与院子齐宽的小鱼塘,养些常见的鲫鱼和草鱼,想吃的时候父亲就用抄网抄两条上来,既新鲜又方便。

因为房屋都是挨着内河建的,所以每一户人家都拥有一个自己的私家码头。你可别小看这码头,作用大着呢!男人们通常会将自己的小船系在码头上,也会一大早到码头用扁担挑上满满两大桶水回家,倒入家里的大水缸中,供一天食用;女人们每天都在码头上洗衣、淘米,天气特别好的时候,还能遇见两三个年纪相仿的少女端个

家乡,刻在我心中的一幅画

□ 晏锦

小板凳,挨坐在码头上一边谈笑,一边洗发,那美妙的身姿和长长的秀发倒影在水中,随着浪花一起摇曳;小孩一般是偷偷来码头的,这里有他们的秘密宝藏,除了可以站在码头上钓鱼,有时还会拿个淘米盆,在盆中放几粒熟米饭,然后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等着,等着,直到小鱼和小虾游到盆中吃米粒的时候,猛地一提,满心以为会将小鱼小虾们一网打尽,可是小鱼反应很快,总是能顺利逃脱,小虾米反应就差远了,跑得慢的会不幸被捕。

码头的石板上还会吸附田螺,要是哪天家里没菜下饭,男人就带着小孩拎个木桶来到码头,在水下面的石板上,用手一撸,抓几把田螺回去炒着吃,运气好的话,还能在深点的河泥里摸到河蚌,要知道河蚌烧咸肉可是高邮当地百姓家的一道名菜,尤其是远在外地的高邮人听到这道菜的时候,都会流口水;其实,倒也不必太担心石板上吸附的田螺不够吃,大不了将前几天放入水中的长树枝拎到岸上来,就捡“粘”在树枝上的田螺也够炒一盘了。记得有一次我运气特别背,石板上和树枝上的田螺都意外地少,加起来都不够一餐,父

亲便从家里扛出趟网,这是一种将倒三角形的鱼网固定在一根又粗又长的竹篙上的渔具,这家伙又长又沉,小孩子一般是扛不动的,只见父亲将这个神器扛到码头,插入河底来回趟上几次,就已有小半盆田螺了,还夹带捞上来一些河蚌、河虾和叫不出名称的小花鱼,当时可把我激动坏了。

“小景啊,家来吃饭啦!”不知怎的,我的耳边突然回荡起小时候母亲喊我回家吃中饭的声音,那么的熟悉和亲切,每次听到这个声音,不管在哪儿玩,玩得多开心,我都立马往家里冲,因为我知道,妈妈已经将做好的美味饭菜端上桌了。

这些年我远在他乡,忙碌度日,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但对家乡的思念却渐多起来,儿时许多顽皮的记忆也在夜深人静时浮现出来,就仿佛一幅描绘家乡的画卷在我脑海中徐徐展开。家乡,那是我出生和儿时成长的地方,也是我感知和记忆外界一切的开始,那里安放着我快乐的童年时光,那里也寄存着我温暖的亲情画面,小时候我从未想过离开家乡那么远,年近不惑我也未曾料到思念家乡这么切。

或许家乡现在已经变了样,变得我完全不认得,但我心中家乡的样子却未曾变过,它已成画,轮廓清晰,色彩鲜明,深深地刻在了我心里,想念时便小心翼翼地展开看看。

凉皮,好吃不争宠。下得了馆子,吃得了凉皮,我们的胃,挺包容的。能享得了多大的福,就受得了多大的罪,人呐,其实弹性大到自己想不到。

我挺喜欢在小店或者摊子上吃凉皮的那种感觉,脚踏大地,因陋就简,是生活里不能略去的补充章节。我留意那些摊头,摊主刺起凉皮来,手起刀落,当啷当啷,有刺肉的感觉。黄瓜丝、绿豆芽、面筋,几个指头一捏,捏到盆里,调料水、大蒜水、辣椒油,一字排开,勺子三飞两飞就齐了,一双筷子沿着盆子顺时针两圈逆时针两圈,拌好,往碗里一倒,端到食客面前,餐餐起来。

今天,离开书桌,腰酸背疼。和面,蒸凉皮了。

和好面团,像洗衣服那样洗面,洗到水变得浑白,将洗出来的淀粉水倒入空盆中,换水再洗,如是者三。但又和洗衣服不同,洗面没有洗衣服那样清楚明确的目标,没有一块污渍需要你消灭,你只管等着看着从清到浊的半盆水的喜悦。有时候,我喜欢这样的重复劳动,放空脑子,只管手动,是个不错的调剂。

洗剩下的带蜂窝眼的小面团就是面筋,放蒸锅中大火煮熟,可

凉皮市声

□ 刘艳萍

以和香菇一起红烧,也可以和菜椒同炒,我以为比超市里的烤麸要朴素实在得多。洗出来的淀粉水静置澄清的时间里,可以溜回到桌边看几页书,或者备一节课。累了,再溜到厨房去。所以,不要觉得做凉皮是大工程,用时间的碎片就可以弄得成。

十年前,我在淘宝买了两个凉皮锣锣,头一回用的时候,我一点没认为自己可以做成,但其实,相当成功。做饭和种地,是两种最朴素的劳动,依样画瓢,照做就是。其他的高级事,其实也是,不违反常识,应该就不离。多练,手熟,肯定就行了。

蒸凉皮的时候,把锣底涂上油,为的是不沾。舀一勺淀粉水,铺匀在锣底,放进开水锅蒸,两分钟就会起泡,起泡基本就熟了。我准备了两个锣锣,一个在开水锅里蒸,另一个在冷水盆里等着揭下来成果。不浪费时间,不浪费煤气。节约,太重要了。疫情带给我的个人生活第一反思是要更加节约,节约时间、精力、金钱,

增强抵抗力,口袋瘪了人心真的慌得很啊。

蒸好的凉皮切成条,加上面筋块和调料拌匀就可以吃了。至于调料、配菜,不必有那么严格的标准。非逼吃不得大蒜的人加蒜末,太霸道了。配菜里的基本款是黄瓜丝,我看现在凉皮连锁店里有加猪耳朵或牛肉的,堪称豪华版了。当然,辣椒油是必不可少的。有人说,辣椒油是凉皮的灵魂,这个说法,我同意。

今天的凉皮,我做得很成功。女儿没等我全部拾掇好,就自己从厨房捧出去了一碗,等我收拾好转到她身边,她已经吃得嘴巴都辣红了。她一边说大蒜有点臭,一边把一碗凉皮都消灭了。

我呢,我吃得慢。我想吃出点市声,就像难得逛次街,在小摊上吃凉皮,能够顺带听陌路美女八卦娱乐或流行风那样。市声没有松涛、海啸诗意,但张爱玲说她就要听电车响才睡得着觉。

一座城市里最动听的市声,可能就在大街小巷、菜市场了,最嘈杂也最能抚慰人心。闷在家里出不了门的这个春节,想必许多人在怀念起那熙熙攘攘的市声了。

我用制作凉皮来听市声,算是曲线怀念吧。

近来,许多读者走进书店,争购舒婷诗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长江文艺出版社)。这部诗集刚一上市就受到广大读者热捧的原因,在于它是一部激情四射的爱国主义的好作品。

舒婷,当代著名诗人。1952年生于厦门。初中未毕业即在“上山下乡”洪流中“插队落户”。1969年开始写作,其诗那时就以“手抄本”在知青中流传。1972年,舒婷以自己姨妈的继女身份,被照顾回城,先后当过多种临时工:水泥工、挡车工、浆纱工、焊锡工,业余致力于诗歌创作。《诗刊》1979年第3期刊载舒婷发表在民间刊物《今天》上的《致橡树》,第7期又发表了她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也一切》。时至今日,《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直被收录在中学《语文》课本中,仍在流传,或将永垂不朽。如果《致橡树》给了她一只翅膀,那么《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就给了她另一只翅膀,这两只翅膀让她飞向了诗坛。也正因为这两首诗登上《诗刊》,舒婷很快就由厦门灯泡厂调到福建作协工作,从事专业写作。舒婷著述颇丰,很多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多次获奖。她的诗歌毫无令人郁闷的朦胧,尤其这部《舒婷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都是作者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上乘之作,充盈着对祖国、对乡亲、对土地、对大海的挚爱,既温婉又潜动着激情,朦胧而不晦涩,是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相结合的产物。这部诗集集中的《致橡树》《神女峰》《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安的中国心》等都是产生过轰动和影响的佳作名篇。

在《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中,舒婷以“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把自己意象化成祖国这一抽象概念的血肉细胞,从而在诗的审美方式上给读者以极大的新鲜感。这种审美视角的获得,也同样帮助了舒婷在沿着这一思路去选择和拓展她的意象资源。全诗共分四节,每一个词都与被描绘的景物、形象紧密契合。第一节回顾祖国悠久而沉重的历史,以“河边上破旧的的老水车”“额上熏黑的矿灯”“干瘪的稻穗”“失修的路基”“淤滩上的驳船”等五个典型的意象,生动形象地刻画了祖国灾难深重的过去。第二节直抒胸臆,表达出哀怨的深情。第三节描写现实,以“簇新的理想”“古莲的胚芽”“挂着眼泪的笑窝”“雪白的起跑线”“绯红的黎明”等一系列密集的意象,表达了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苏醒过来,实事求是,思想解放后的那种“带泪的笑”。第四节表达了一代青年

小时候随大哥哥们摸鱼捞虾,看他们将铅丝一端弯成直角,伸进水渠边水面上的圆洞,轻轻触碰,如果有蟹就会随着铅丝的拉动爬出。蟹一出来,赶紧用左手抓住壳的左右两边,不能被大蟹夹住,否则会很疼的,破皮出血也很自然。我还常去在东平河扳蟹的曾祖父那儿。

蟹是在河上支撑的一张大的鱼网,四个角固定着。河对岸的两个角固定在高高的毛竹篙上,一只系在岸边的树上,另一只缠绕在轱辘上。捕鱼时就放下轱辘上的长绳,收起岸边树上的绳子,也就是后纲绳。这样网落水底,三面高出水面,只留下轱辘上的前纲绳落在水底。

夜来临了,曾祖父点起煤油马灯挂在蟹棚的一角,用来照亮水面,提醒行船。

有月的时候,曾祖父扳蟹,我闲站着,听他唠叨。

无月的夜晚,曾祖父扳蟹,我打手电,帮他照明。

扳蟹有许多想不到的惊喜,有时会有黄鳝、鳊鱼、河虾、螃蟹……上小学的那段暑期,我都是陪着曾祖父度过的,螃蟹没少吃。

至于怎么吃螃蟹,直接一锅煮。只吃壳内的肉与蟹黄,爪子扔掉,在如今看来也算是一种奢侈。

有时国家在东平河放蟹苗,那一只

舒婷的情怀

——读《舒婷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 周游

的希望、信念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庄重历史责任感。此诗曾经荣获1980年全国中青年优秀诗歌作品奖。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当年先后在上海和北京等电台和全国文代会上十分动情地朗诵这首诗时,场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震响中国。如今,每年国庆诗朗诵会,许多单位和个人依然选择朗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倾诉爱国之情。

舒婷很善于捕捉生活中那些最平常不过的事物和转瞬即逝的闪念,从中挖掘出深邃的思想内容,在反思历史的同时,虽然也延续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但其视角开始更多地转向个体化的生命体验。在《致大海》中,她写道:“自由的元素呵/任你是佯装的咆哮/任你是虚伪的平静/任你掠走过去的一切/一切的过去/这个世界上/有沉沦的痛苦/也有苏醒的欢欣”。而在《土地情诗》中则有如下一段表述:“布满太阳之吻的丰满的土地呵/挥霍着乳汁的慷慨的土地呵/收容层层落叶/又拱起茬茬新芽/一再被人遗弃/而从不对人负心/产生一切音响、色彩、线条/本身却被叫做卑贱的泥巴”。这就是舒婷以一种直观的方式面对土地时产生的辩证的意象思维,也是她的诗不同于一些单向性套路的思维方式而能给人以启迪的缘故。

通读全书,总以为舒婷构思极为巧妙,能在一些常常被人熟视无睹的常规现象中发现诗意与哲理。譬如《神女峰》,既没有流于俗套地写景,也不曾对它的种种传说展开美好联想,而是以民族传统的伦理观念和习惯众识作为观照对象。再如《国光》,“国光”是苹果的一个品种,又与诗人的一位朋友的名字相同,诗人在这里找到了萌发诗情的契机,写出了“一个有才华有抱负但终不得伸展的青年的内心体验,可谓突发奇想,妙语大开。又如《双桅船》,这首小诗虽然仅有十五行,但作者对它倾注了不少心血,从立意到意象选择,从活跃的思路到一字一句的斟酌锤炼,字里行间显示了深厚的功力,也记载着诗人创作的艰辛和探索的足迹。

都说舒婷是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在我们看来,她的家国情怀一点也不朦胧!

蟹事

□ 赵科

只小螃蟹在河里横行霸道,大的如铜板,小的似铜钱。一罾上来,小鱼篓装得满满的。背回家用面粉与之搅拌,放进油锅里炸,出锅后,金黄的螃蟹,香香的,脆脆的……后来因螃蟹会打洞,破坏河堤,不再投放。

我在二沟工作期间,因同事养螃蟹,蟹没少吃,味道也不错,好笑的是学会吃完蟹用菜叶洗手。这时的我蟹爪早已不再扔掉,蘸点醋,慢慢地品尝着。

有一次兴化的朋友寄来中堡醉蟹,吃着醉蟹,喝着白酒,想着朋友,倒也惬意……

有段时间,家中房子出租给一户卖螃蟹的,每天都要给我送来十来只高邮湖大闸蟹,蟹是残蟹,断鳌少爪,味道却十分好。

儿子在苏州读书时,那年中秋寄回阳澄湖大闸蟹,个头不大,味道与高邮湖的差不多,但好歹也是孩子的一份心意。

如今儿子长大了,海边的梭子蟹吃多了,从嘉兴到广西总感觉家乡的大闸蟹好吃。是否真的家乡大闸蟹好吃,我也不知道。